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上

一 祭天必以祖配父之父

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與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已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出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

王乃十七世祖也

【二】大戴禮堯與稷契同爲嚳子

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

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若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錐則自知故不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為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且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堯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

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專所不言

三 姜嫄炎帝女姓名然婦人不以名行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

四 鄭信讖緯姜嫄非嚳妃乃高辛氏世妃鄭信讖緯以命歷序言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

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
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
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
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
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
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
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
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
然明矣詩大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稷為周始祖

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正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

玉諸儒以禋爲祭之通名鄭唯祭天

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曰禋敬也大

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
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
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經傳之中亦
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為祭之通名
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燔燎之謂也
表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
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
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
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

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煴之禮也書曰
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
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
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
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illegible]
以準言爲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
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之天也傳於此下卽
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
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

六傳引玄鳥至祠高禖皆月令文

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

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
之惠光顯之也旣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授
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
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
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
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
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
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
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蓋謂之人先毛於

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云禖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

七 凡言大迹生稷鳦卵生契毛不信

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十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以

[illegible]曾春秋公羊說聖人皆感天而生見[illegible]

爾雅不可盡從故也以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帝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敬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

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
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
爲震也

疏緯候史記諸文皆言姜嫄履迹

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
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
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
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
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

十生首子而如羊子之生言易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
子先生者也羍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
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十一馬王謂稷乃嚳遺腹子故弃之以自明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
次妃簡迪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
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
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

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
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
為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
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
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
融言為然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
嫌況於帝嚳聖王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妻之
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
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神明

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妻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執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

二十 稷果堯弟始不應棄後又不舉且馬王之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

已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發其聖父之亂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已知其神幾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十三] 傳謂帝嚳順天意以顯稷又非遺腹

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爲遺腹也

[十四] 覃訏長大岐嶷有所知識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

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
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

【卜五】箋訓覃爲坐訏爲張口嗚呼

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音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

意有所知識則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内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歧口食之時則已稍大

十六 荏菽即戎菽非管子胡豆

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已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

下今之胡豆是也案尒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種戎國之豆即如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絶其種乎而齊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

七十

自后稷之穡至有邰家室爲稷官時

毛以爲既言后稷爲兒時而好種田此後言其

為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盡本而盡皆均調無稀概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雖種然而肥大實衰二 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稻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發於管實生粒皆

秀更復少許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

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

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

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茵謂苗之茂盛種謂

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

爲異其文勢則同

八十 穀之初熟爲栗

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

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

初熟爲栗

〔十九〕傳邰女生稷故稷始封邰鄭不言改封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不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

本紀云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
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
所治釐城是也

十二 周紀舜封弃已有后稷之號皆不可信

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
唯四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
稷重穋稙稺菽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
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之日
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

稷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賡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

二北 舂揄簸蹂 釋之烝之

誕我祀何如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後舂之趨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

廿三 既爲酒及米合馨香行道祭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

日祉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旣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旣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四六 叜叜浮浮爾雅作溞溞烰烰言聲氣

釋之既在𣪘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漉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例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爾雅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溞烰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有氣故言浮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

補正 米有糲有粺有鑿有御

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抒出之又

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述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即爲粺九升又舂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並言趨於鑿者承此四穀之後一舂一㪚始爲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栢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

黍先蹂
乃得舂
既蹂即
釋之烝
之

用之故止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
之事夫人親舂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
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韋
昭云粢盛互文也言舂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
而已故傳語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
親舂禘之盛韋昭云率后舂之亦天子親舂也
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
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叙事率以其次既簸糠
矣而甫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

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叟義爲長

【七六】禮合羶薌鄭羶當作馨毛時未誤

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謂於户

已奠之而後焫此香[illegible]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
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
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爾

廿八 大夫以上將祭必諏日

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
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

廿九 木豆爲菹醢瓦登爲大羹瓦亦名豆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
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

右章

之登冬官㼽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爲薦羞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其質故以瓦器盛之

十三 天子燕非獨五服內此唯言九族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

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內皆親之
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
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豈言其親親以及
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

一卅 戚戚兄弟謂內相親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戚戚
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設筵者或授几者箋云
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

二卅 鋪陳在下曰筵踏藉在上曰席

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

卅三 緝御績代而侍謂惇史

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令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

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

卅四 奠斝謂殷爵用先代物尊兄弟

知用殷斝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尊兄弟也

卅五 序賓以賢謂已擇之賢鄭以射之賢爲次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韌矣其四鍭之矢既均傳矣其舍放此矢既

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其次序
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
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
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

〔注〕敦弓即彫弓畫飾之義臣下等級無文

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
弓也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
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
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
也

卅七 四鍭既鈞謂矢皆參亭

四鍭之義言鍭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

鐵鍭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巳均中
埶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
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
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

卅九

祭與養老類知此必大射王肅謂燕射
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
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
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

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皆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雖乇之意亦爲大射也

四十 與爲人後人已有後復奇而後之

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貨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

四一 射禮搢三挾一个若君則使人屬矢

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令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四二 大斗柄長三尺此尊中不當用此長勺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鮐台並湯來反台徐音臺

旣醉

【四】爾雅作鮐背此作台並湯來反
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
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
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
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

【四】鄭注旣醉謂成王祭澤下徧疏引十倫證
之
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
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

外疑於臣別嫌而不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
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其父尸之故此
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
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
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
於太廟此施爵賞爲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
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
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輝胞

狄闍等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也而為十耳

【四五】醉酒謂旅酬至無筭爵飽德謂充滿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酬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

〔疏〕天子以卿爲尸言公尸謂卿非諸侯者

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二公尊近天子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

【四八】時男女別尸既祔夫婦共尸

【四七】五等爵在國稱公故入爲卿稱公尸

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取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

尸必用適而無父非宗廟則不必同姓

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五十 籩豆靜嘉言道之徧至鄭政平氣和所致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五一 朋友攝斂相助爲威儀

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

壼 俗作壸

歛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二五 錫類傳謂善及謂族類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三五 毛壼訓廣裕鄭壼之言梱

其類謂何室家之壼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

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捆致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是室家先

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比之意既能室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也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箋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於民人也

五四 鳧鷖在涇喻公尸在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也鷖鳧屬大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

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馨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也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五 公尸來燕謂祭後燕尸大夫云賓尸

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

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
在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
後燕非尸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
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
六五箋以明日燕公尸禮皆以祭日燕
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
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周人祭日以朝
及闇既祭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
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

也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

〖五七〗祭天地唯二至在丘餘爲壇非丘

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

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

八五　天地尸尊祭唯酒脯其實更有殽饌

箋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滑變殽言脯明其
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
美之味直以所沛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
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九五　臣民不得祭山川皆得祭社

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
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

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

餘草

十六 五祀或户内門内門外其燕尸皆門外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户則設主於户内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户内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内也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與中霤在户之内門在門之門内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

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
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
外

一六 成王威儀緻密教令清明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
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
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

二六 百辟謂畿內諸侯臣愛君民塈息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塈息

也箋云百辟畿内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

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

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上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

一周召相成王召美公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是詩美公劉以深戒之

二夏政衰公劉以迫逐去邰遷豳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無罪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狄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

公劉不窋祖孫不應同在太康之世

四 外傳史記稷至

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稷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與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與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尚有千二百年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

文王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世豈可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信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

五 鄭於書注約成王涖政年二十二鄭於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

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賢其
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
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左召公右書序云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
時也

【六】周人以諱事神而召公得稱公劉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
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
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

述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
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
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
曰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
[illegible]毛公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
稱公者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
唯天公劉王基難述鄭意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
姜嫄亦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二人
稱名稱公何故二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illegible]

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一名而加公矣

【八】豳於漢屬右扶風或爲戎或爲狄

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鬭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

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彊場故一彼一此也

[九]小曰槖大曰囊囊槖唯盛食

囊槖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槖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槖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

[十]上大下小如甗曰巘小山別大山曰鮮

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也甗甗

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

甗是也與皇矣小山別大山曰鮮義別彼謂大

山之傍別有小山也

【十一】舟之謂帶瑤是玉別名鞞刀鞘琫飾

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

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唯言

玉瑤容刀　者君子所以比德令進之瑤言公

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

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
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
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衮冕黻珽帶裳幅
舄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比鞞琫在昭數之中以
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
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二十 逝泉瞻原京師謂大衆所居

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

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

[illegible]京是丘之高大公劉亦得稱京師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丘則是人爲之矣孫炎

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依京築王畫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文連上乃覯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

卄 執豕新國用殺禮用匏儉質

爲公劉于京斯依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云蹌
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
羣之宗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
之爲之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
君爲之之升堂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大宗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
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
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
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食

之飲之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
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
猶在邰也

[illegible]落室之禮公家所爲臣主供辦
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莚几酒豕當是公家
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莚使之升坐
者爲禮之物實於公但主掌供辦羣臣之職

[illegible]燕饗一人爲賓摠言之非主者皆賓
[illegible]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

[illegible]豕主者皆曰賓饗禮當用太牢以饗[illegible]
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
新至幽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
也

八十 天子負斧扆諸侯扆無明文
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
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户牖之
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户西也禮有斧依形如
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言矣

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

〔十一〕天子諸侯一國所宗故云大宗

傳以君之宗之具意為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天子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

〔十二〕孫毓謂無饗燕非大宗

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尊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illegible]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

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
爲之君復爲之太宗乎多說爲長

廿一 景岡以日定經界相陰陽謂山南北

旣廣旣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
部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
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
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
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
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

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

二七 重衣曰襲三單謂三重

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相襲不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二八 公爲大國當三軍言單謂無羨卒

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郃明
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冑孫故知仍爲大國
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
單則是單而無副

十四 山西曰夕陽豳之東大山唯梁山

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也夕
始得陽故名夕陽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

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正義曰
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
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
大王去豳云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
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

卅五 芮鞫鞫爲究爲內爲水之外

芮是水涯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
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
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

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

六廿 鄭以芮爲內周禮涇汭注作水名

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引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解

廿七 遠酌行潦而可以沃酒食之饙

廿八 春秋傳惟德繄物

餐音僭

廿九 蒸米謂之饙餾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泂遠也行潦
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
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
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
之誠以薦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
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
璞曰今呼餐飯為饙饙均熟為餾說文云饙一
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
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為餾饎酒食釋訓文

沃酒食之饋謂爲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槩發聲也

十三 求賢用吉士吉士亦是賢人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

王屈己待賢如曲阿則君子樂就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心也

二卅 鄭云伻奐自縱弛王肅孫毓疑之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不
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今自縱弛
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
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
常戰兢無時可逸事君無為自然逸矣

三卅 似先公酋謂嗣先王之功而終之

傳彌終似嗣酋終正義曰似先公是繼嗣先君
故似為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禮

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
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
使汝終汝之性命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
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
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土宇昄章言居民大得法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昄大也箋云土宇謂
居民以土地屋宇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
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

之使然

五十 茀祿傳茀爲小箋爲福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康

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

福祿又安女也

六十 前尸曰引傍曰翼然禮無在尸傍之時

言尸之入使祝贊尊之扶翼之者行禮箋云在

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爲贊尊也

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

云言祭 尸神象 當事之 如祖考

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
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
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
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
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
亦無在尸傍之時而此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
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
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
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illegible]

若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卌八】王者得賢切瑳則有顒卬

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益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令王體貌顒顒然温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盛而髙朗似王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

九九 梧桐鳳所栖東曰朝陽

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爲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

四十 自大夫以上有乘馬貳車士否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上能
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
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
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言大夫者自
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尊指大夫也禮士無貳
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

一四 厲王成九世今云七又周與召並而世不
同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

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

二四 汔訓危訓近蓋周昌朔不奉詔之意

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illegible]

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汔也
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友覆相訓是
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
期也然則其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
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
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三四】柔遠能邇能訓恣訓如

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亦協

者與汝同謂順適其意也

【疏】無棄爾始時之勞誘掖之

無棄爾勞以爲王休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疏】王乎我欲令女如玉故大諫正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四六 繾綣牢固相著是善惡通詞

傳繾綣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為惡固執不捨常為惡行者也

四七 凡伯周公之胤為王卿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其為卿士瞻

卬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四八同寮謂同爲王官

同寮者謂同爲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四九謔謔然喜謞謞然熾盛讒慝

正義曰謔謔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

釋訓云譆譆謞謞崇讒慝也舍人曰譆譆
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譆譆然喜
鎬鎬然盛以興讒慝也

【五十】熇熇氣熱之盛
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爲熾盛也

【五一】殿屎謂呻吟癸訓揆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癸度亂蔑資曾莫惠我
師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癸揆也民方愁
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遺以過

又素以歛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

〔二十〕夸毗謂以體柔人

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二十三〕善人載尸謂如祭時尸不言

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時政故也時厲王虐

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己者

【正義】牖與誘通六如獨取攜字乗語末

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亦爲導也壎箎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擧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以韻當爲毀易之易故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最處末故乗而反之

[illegible]毛鄭大師大邦大宗同惟价人義異（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

〔六五〕大邦謂成國諸侯七命千乘四百里

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

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傳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

三軍可也明堂注成國之賦千乘侯地四百里

以上始爲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以侯以上也

七五 無俾城壞而獨居畏其言皆有徵

以上言大宗謂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

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

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

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勸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八五 昊天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下